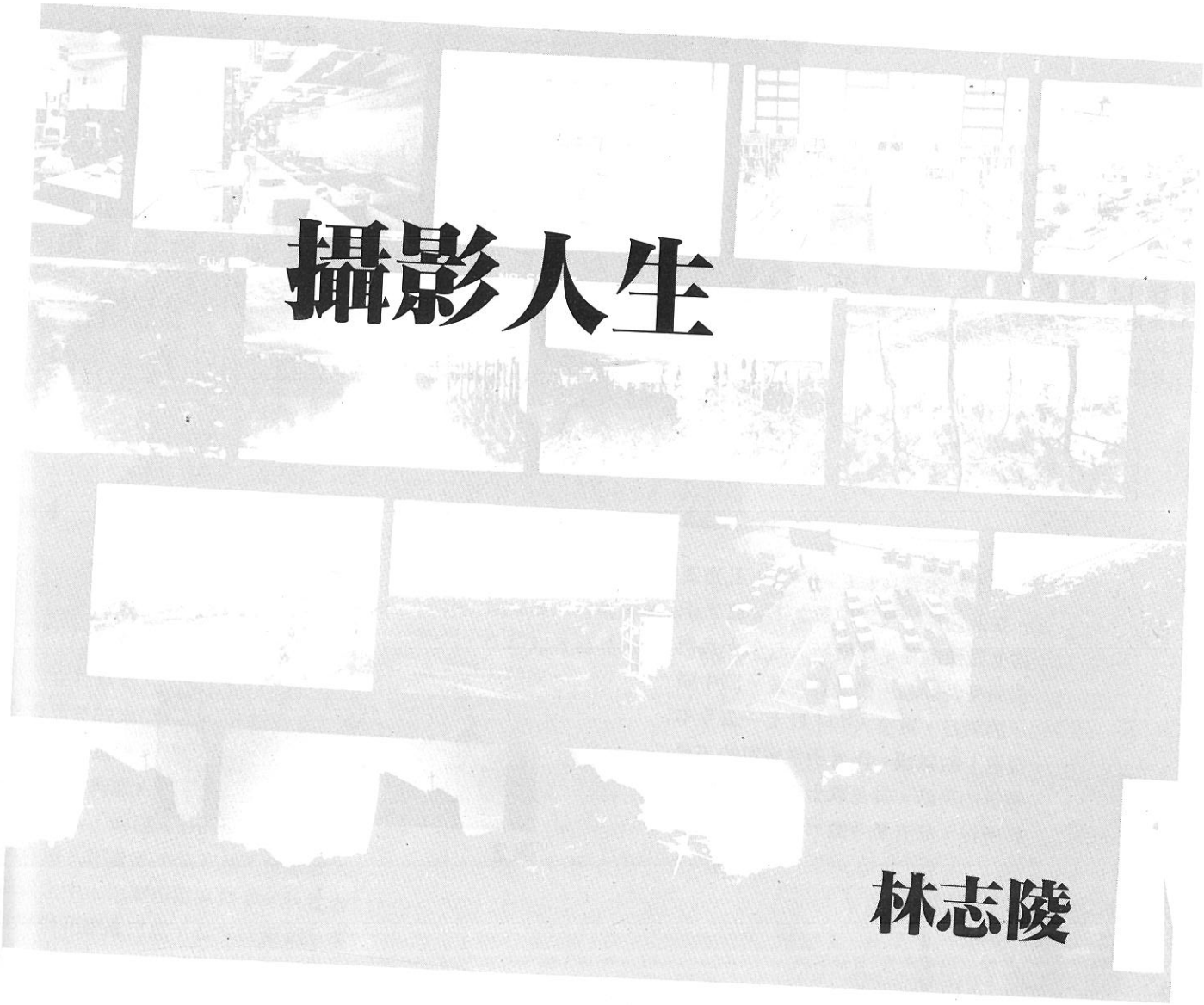


# 攝影人生

林志陵

## 戰爭攝影

對於一個曾經飽受戰爭折磨的人——不論是一個老兵或尋常的老百姓，戰爭都是慘痛的回憶。一幀好的戰爭攝影作品，所表現的除了「眞實」以外，必須站在人的觀點，以「人道」的精神加以處理。戰爭是殘酷的，是一種迫害，是一種「死亡」的代表。但戰爭攝影却不是殘酷，不是死亡的象徵。它所代表應是一種求生的意志，生命熱力的散發，以及對人類的非人道行爲提出控訴。

最早的戰爭攝影的紀錄，始於1846-1848 年間的美墨戰爭，和1849 年羅馬包圍戰。此外在義大利統一的初期，更由芬敦和羅伯遜，把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塞巴斯堤堡攻防戰拍攝下來。可惜這些作品都已經失傳了。

1855 年至1859 年，所拍攝的照片，由前期的將戰爭感淨化、柔和化，使得看來並不能給人戰爭的感覺，發展爲不僅報導戰場上的實況，而且如實的拍攝下戰爭的恐佈鏡頭。1860 年英國攝影師畢托更深入東方世界，到中國攝影有關鴉片戰爭的慘烈景象。

這類作品，除了歷史價值之外，更以人道主義爲中心。經由戰地攝影師傳遞的訊息，我們不僅能重新目睹盟軍士兵在諾曼第海灘冒死登陸，也能感受越南在炮火下淪陷的悲哀。但是，藉著這些照片，我們却更能珍惜生命，同時也將發現殘酷的並非戰爭，而是戰爭中的主角——人。

試看此處所介紹的幾幀深具歷史價值的照片，能帶給你何種不同的意義。

「死的收穫」〔圖①〕：1863年，歐薩利凡攝於可提斯堡戰場。戰爭攝影家第一次對人類的非人道行爲提出嚴厲的控訴。一顆子彈結束了一條性命，人類科技武器的發展，原來只是用來毀滅自己。



圖1

「草木皆兵」〔圖②〕，孔嘉攝。在低角度的蔓草前導之下，日光下搖曳戰慄的荒草，懾動人心。士兵們個個英姿勃勃，臨危而不亂。圖中顯示的刺刀，更令人有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」的氣慨。作者所欲表現的不是戰爭的殘酷，却是戰士視死如歸的精神所在。涵有戰爭的另一層意義。



圖2

圖3



「一個中國小孩」〔圖③〕：1937 年王小亭攝於被日機轟炸的上海車站。只因無情的戰火殃及無辜的百姓，形單影隻，坐地號哭的嬰兒，對國際戰爭的慘烈，引發無言的抗議，與無比控訴的力量。一首印第安民歌更喚起我們的哀憐：

哭啊哭啊哭……
流不盡的眼淚啊！
我的孩子喲我的孩子……
是誰讓你變成這個模樣？



圖 4

「戰火」〔圖④〕：孔嘉攝。事實上，這幀照片並非眞正的戰爭攝影。塑膠小人背後用樹枝燃起的熊熊大火，幾可亂眞。但作者巧妙的安排，及刻意營造的氣氛，一個個宛如赴湯滔火，眞正的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。

## 風景攝影

在拍攝照片的過程中，構圖往往佔有重要的地位。對風景攝影來說，構圖更是重要。面對繁花似錦、或層巒疊翠，抑或古木參天的奇景，如何化簡爲繁，的確是好的風景照片所必須具備。作者如不知取捨，全數收入鏡頭之中，則顯得雜亂無章，欣賞者徒增眼花瞭亂之感，却無法細細品嚐照片所表現的氣象及風景的特色。

以風景爲題材時，唯一可以隨意改變的只是相機的位置，因此攝影者的觀點便是構圖好壞的關鍵。因此風景攝影重視「主題」的展現。

一般說來，畫家所崇尚的黃金律，也爲攝影者所遵循。所謂「黃金律」，亦卽主題應在照片畫面分割的井型四個交叉點上，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，當然隨時留意探索，作各種不同的試驗，也必能發揮自己的風格並創出精彩不落俗套的作品。

除了構圖、佈局，風景也因應季節時令的變化，而有所不同。這其中的奧妙，變幻的神奇，又非攝影者慧眼擷取不可。清朝鄒一桂對於繪畫上說：「殊不知畫固有濃脂艷粉而不傷於雅，淡墨輕粉而無解於俗者，此中得失，可爲知者道耳。」一語道中風景攝影的精髓。

隆多〔圖⑤〕：英國，羅登所攝。乍看之下，顯然犯了構圖學的大忌。這棵大樹，昂然居中，將畫面一分爲二。然而細品之下，覺得這棵大樹雖然突兀，但其生硬，與其後穿插其間的柔和背景相映成趣。主體堅毅，而賓體白霧迷漫，婆娑生姿，令人突感一陣逼人的寒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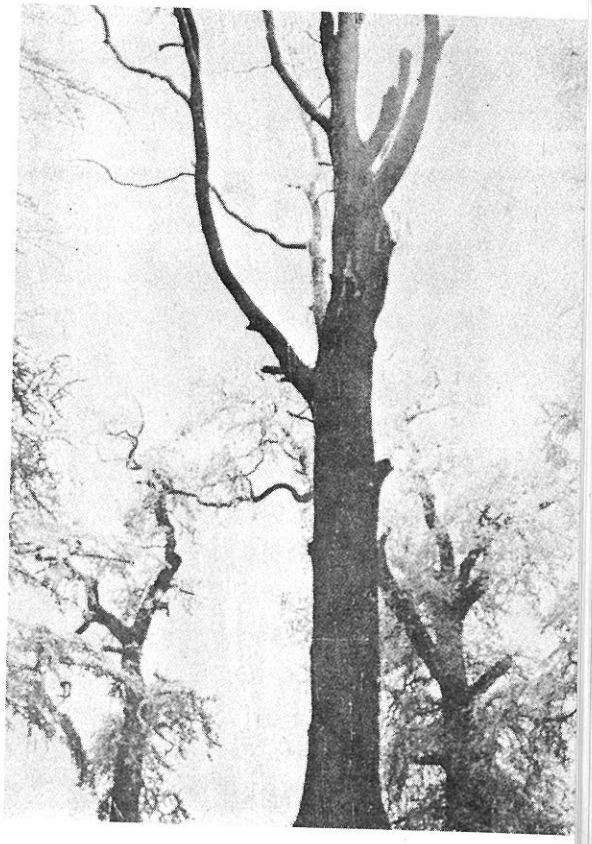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

都市之夜〔圖⑥〕：新加坡・關山海。夜，寧靜深沉，整個畫面給人一種寂靜、淒涼之感。然而輝煌的燈光在黑夜之中不顯得的過分刺目，尤以朝霞泛起，襯托一片光明燦爛的遠景，光的勾勒與氣氛，使人能從一片灰色中找到一絲光明。



圖 6



圖 7

野航〔圖⑦〕，郎靜山攝。郎先生的集錦攝影，帶有「畫意」風格，他是以我國繪畫的理論，來創作「集錦攝影」。所謂集錦攝影，乃是利用多張底片組合放大而成，其中去蕪存菁，集合各底片之良好部分，予以適宜之接合，使廢片景物化爲理想的境界。野航卽爲五張底片所製成。煙雲飄渺，秋意蕭索，正是「秋水纔深四五尺，野航恰受兩三人」。

## 兒童攝影

「別以爲孩子們是小傻瓜兒們，他們自有他們的世界。」

曾經有人這樣說：「如果一個人活到十歲便自然的死去，不著一些痛苦，那一定是最美麗的人生。」兒童的一舉一動，的確是完完全全的「人性暴露」，隨著成長的脚步，隨著他們所接觸的世界，兒童漸漸收拾起誠實感情的表露，披起虛僞的彩衫，因此兒童攝影所展現的正是兒童的「眞」、「善」、「美」。透過攝影家對兒童精堪的生活記錄與形象描述，更能喚起對兒童的愛，及成人世界失落的「眞」。

拍攝兒童的照片，除應具備一般的攝影常識之外，注意下列各點將使你的照片更生動、更具說眼力：

1. 主體明顯：爲了拍攝自然、生動的照片，攝影者往往不能太接近兒童，因此可利用長鏡頭，以避免因爲主體的萎縮而導致作品結構的鬆散、軟弱，不具說眼力。如果以一群兒童爲主體，就應注意表現整體兒童的關係，達到和諧而不紛雜的地步，並避免單調的構圖（例如排排坐）。

2. 動作敏捷：兒童的好動，確實爲攝影家帶來困擾。此時可以稍快的快門，並預調距離，以捕捉更生動的畫面。

3. 眞情流露：兒童的舉動，一直是相當吸引人的焦點，他們的喜怒哀樂，對小動物生的喜悅及死的哀憐，對人類行爲的迷惘，在在表現於兒童的行爲及表情之中。因此攝影者除了耐心的等候，以捕捉眞情流露的照片以外，還須溶入自己的感情。唯有以自己的感情意識來創作的照片，才能賦予兒童攝影的新生命。

衣索匹亞的孩兒〔圖⑧〕：衣索匹亞。卡麥拉攝。目前台灣生活富裕的情況，是有史以來少見。當國人生活於紙醉金迷，聲色犬馬的十里洋場之時，叫人不可思議的是世上還有「餓死」這回事。幼兒吸吮著母親乾扁的乳房，眼光流露出的盡是叫人無可抗拒的淒涼。孩子！你的降臨並沒有錯，要怨就怨天吧！

歡樂年年〔圖⑨〕：英・賀賓斯攝。人物的拍攝，不只是要表現出眞實感，便是一張傑作。隨著人物的老少、男女，而有嬌柔、粗獷的特質。此幀照片，滿臉的稚氣，無邪的笑靨，使欣賞者自然沾染了天眞活潑的氣氛。如果仔細觀察，這幀照片給人的感覺更是柔和，顯出活潑朦朧之美。這是因爲加了柔焦濾鏡，所表現的成果。如果只是在強烈的燈光之下，清楚的展現孩子的笑容，豈不太生硬了。

八尺門的孩童〔圖10.〕：關曉榮攝。「八尺門」是基隆和平島附近的丘陵地。距今二十多年前，部分原住花蓮東部海岸的阿眉族人遷移到此，從事漁撈的勞動。這幀照片原是「報導攝影」，「關曉榮八尺門連作」其中撰錄出來。關於「報導攝影」，後文有詳細介紹。如果，你不明瞭「八尺門」，就體會不出，照片所顯示的無奈和悲淒，並且無從對民族間的差別待遇發出抗議。因此，一幀照片，特別是寫實攝影，你必須了解它背後的故事，如此它方有生命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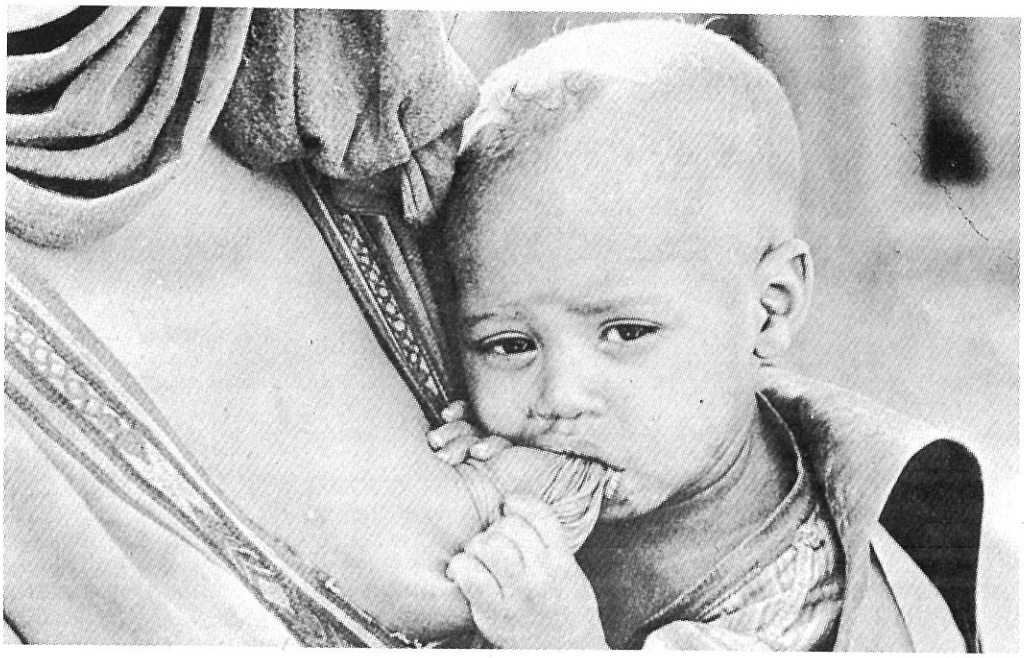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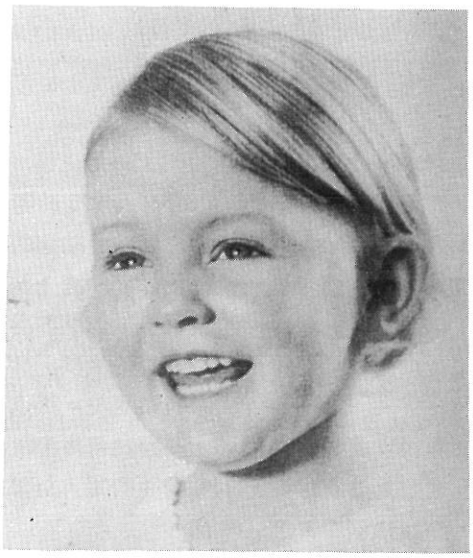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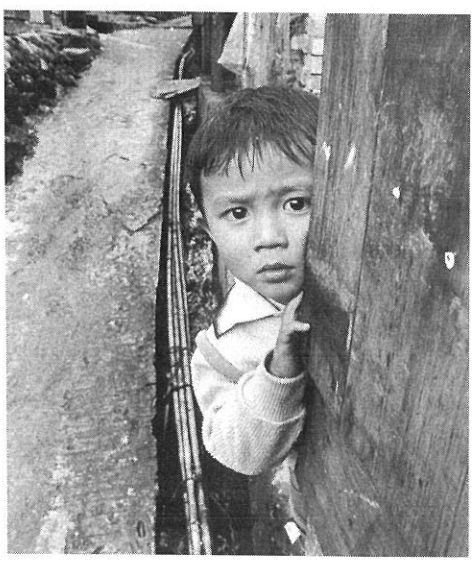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

死亡邊緣〔圖⑪〕：1985 年，哥倫比亞*Nevado* 火山爆發，造成重大災變。災後，救難人員，從滿地泥濘及房屋廢墟中，挖掘出一具具屍體。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在拍攝新聞照片之時，赫然發現，埋身於泥漿中的小孩，餘息尚存。拋下相機，這個小孩是最佳的寫照。

甕〔圖⑫〕：張廷安攝。鹿港小鎮的一戶人家，數個老甕孤獨的排列在牆角。甕上刻畫的是台灣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傳統。它曾醃過醬菜，曾釀過老酒，今天，我們仍然吃醬菜，仍然喝老酒。但是這些老甕們却已被人們遺忘了。



圖 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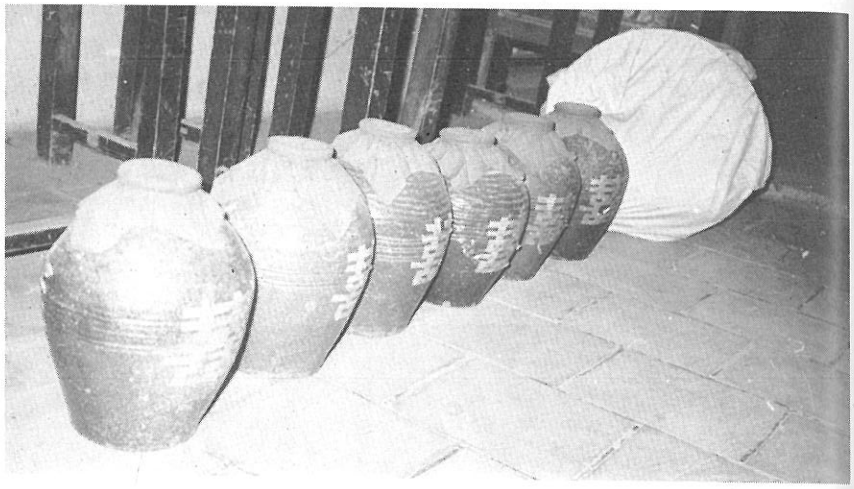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

## 寫實攝影　報導攝影　新聞攝影

寫實攝影乃是不利用任何攝影的特殊技巧，將所拍攝畫面誠實的呈現。所以寫實的風格，主要在「眞」的表現，完全不事雕琢與修飾，也不利用暗房技巧來修補底片的缺陷。寫實攝影的範圍相當廣泛，不論街頭巷尾，窮鄉僻壤、礦坑、戰場，都是寫實攝影者尋找題材之處。

並非街頭巷尾走一遭，攝影一些陌生的人事物，就能標榜「寫實攝影」的風格。必須人物有個性，眞情的流露。或人生的悲歡離合、扎掙努力，或幼童的純潔、老人的慈愛、父母的呵護，都能令人感到坦率而自然的情感。而且不苛求「美」的畫面，界面之廣，可令攝影家們馳騁而不受羈絆。

攝影術發展至今，寫實攝影已卓然建立其地位，而每一幀照片，所展現的不僅是藝術上的價值，更是社會文化的記錄。與記錄所不同的是，攝影者尙且溶入自己的感情。一幅照片要具有說服力，就必須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，由欣賞者自己去判斷。然而，任何一位寫實攝影家，又敢於或耐於「冷眼看世界」呢？

英國早期攝影家湯姆遜（1837-1921），當時即以此聞名於古。他專門拍攝貧窮階級的生活實態，而且掌握每個人的神情，由他自己加上說明，把貧苦人民和勞動階級的生活實態徹底表現出來。

一幀好的社會寫實照片，除了震憾人心以外，影響之鉅，甚至造成社會的改革。紐約民報的記者*A*. 利斯，自社會呼籲應該向貧民盡義務，在他1890 年出版的「被社會遺棄人們的生活」，及1892 年出版的「貧民的孩子們」，喚起了紐約市民的良心。並感動紐約州州長羅斯福，結果將紐約市貧民窟徹底解決。

當代活躍於攝影界與文壇的「報導攝影」，事實上也是由寫實攝影蛻變而來。報導攝影，除具備報導性之外，它以一系列的攝影，提出探討的問題，引發批評、改革的力量，此即報導攝影的「報知性」。目前國內攝影家，王信、阮義忠、關曉榮等，所發表的報導攝影都極具力量並發人深省，而「人間」更是以報導攝影爲主要創作路線。

新聞攝影顯然仍包含於寫實攝影的範籌內。所不同的是新聞攝影具有時效性，其功用在於輔助新聞文字敍述的衝擊性，因此新聞攝影者必須極度冷靜，不受任何新聞事件發生的影響，而能迅速拍下事件發生的內容。因而有人便據此認爲新聞攝影者是冷血動物、拍出的是毫無感情、冷漠的照片。事實上，由於工作上的訓練及需要，他們不得不理智的拍下眞實而珍貴的鏡頭，因爲他們沒有時間揣摹鏡頭的美。跟隨著他們的捕捉，加上高科技傳播的幫助，才能將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新聞迅速傳送至我們眼前。

# 詩與攝影

蘇軾評王維：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。」爲王維立下中國詩壇的地位。詩是文學的組合，重要的在其所表現的意境。即以簡約的文句來表達一個或多個鮮明的印象，或一個言外之意的概念，尤其是詩中的警句，更具有表達鮮明意象的力量！

在此，我們可將攝影比畫，因爲攝影與畫所表現的都是一種平面藝術。然而，攝影講求的是捕捉一瞬間的印象，注意快門的機會與構圖的有力。因此，在我們的攝影創作中，常以詩的觀念來配合，甚至以表達詩情爲目的。這是一種自然又和諧的觀念表達。然而，詩即不成爲攝影的註解，攝影也不成爲詩的附圖，詩與攝影的最高意境在於藝術家創作心靈的共鳴！

攝影的欣賞，是在畫面所呈現的構圖及其色彩中尋出其意義，因此必須靠欣賞者在視覺的刺激及心智的思考，二方面組合之後，重新對攝影作品的審視與思考。欣賞一首詩，也必須藉本身的文字概念，對詩中一連串的文字，捕捉詩中的精神。因此，詩與攝影的結合，可以使我們一方面透過詩欣賞攝影作品的內涵，一方面利用攝影而使詩的美映象化。



圖 13

台北・台北〔圖⑬〕：將阮義忠的攝影與鄭愁予的詩「俯拾」，相互對照，令人感嘆在經濟起飛的聲浪中，台北人的心靈是越來越疏遠了。

台北盆地
像置於匣內的大提琴
鑲著綠玉……
裸著的觀音山
遙向大屯山強壯的臂彎
施著媚眼
向左再向南看過去
便是有著沈沈森林的
中央山脈的前襟了
基隆行谷像把聲音的鎖
陽光的金鑰匙不停的撥弄
在雲飛的地方
我也伸長我底冰斧
爲那七彩的虹弓綴一根弦
而這歙著的大提琴
却是世間最智慧的詞令者
對著偶來的人，緘默……。